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八十 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八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二 起昭陽大荒落盡屠維大淵獻凡七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泰始九年春正月辛酉密陵元侯鄭袤卒 考異曰按本傳袤為司空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而帝紀云司空鄭袤薨誤也 二月癸巳樂陵武公石苞卒 三月立皇子祗為東海王 吳以陸抗

爲大司馬荆州牧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初鄧艾之死(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人皆寃之而朝廷無爲之辯者(爲于僞翻)及帝即位議郎敦煌段灼上疏曰(敦徒門翻)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荷下可翻)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爲艾本屯田掌犢人(鄧艾本義陽棘陽人魏太祖破荆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復扶又翻)正以劉禪初降(降戶江翻)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

之心（悖蒲内翻又蒲没翻）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被皮義翻）誠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戇直降翻壞音怪）艾在困地狼狽失據（狼前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狽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後能行離則顛蹶故猝遽謂之狼狽狽博蓋翻）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腹在前背在後謂前後皆不免於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

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謚神至翻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樂音洛爲于僞翻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樊建故蜀臣治直之翻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稽音啓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言不能用也馮唐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十四年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爲郎中　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以問侍中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言祥瑞而謂之家人筐篋中物者蓋稱引圖緯以言祥瑞之應

故謂其書爲家人筐篋中物也昭領左國史吳有左右國史皆掌記述吳主欲爲其父作紀爲于僞翻昭曰文皇不登極位當爲傳不當爲紀吳主謚其父和曰文皇帝傳直戀翻吳主不悅漸見責怒昭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侍史侍中及左國史也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益急監工銜翻吳主飲羣臣酒飲於禁翻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爲限至昭獨以茶代之後更見偪彊彊其兩翻又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爲歡摘當作擿時有愆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長丁丈翻令知

兩翻使羣臣不睦不為佳事故但難問經義而已難乃旦翻吳主以為不奉詔命意不忠盡積前後嫌忿遂收昭付獄昭因獄上辭辭獄辭也上時掌翻獻所著書冀以此求免而吳主怪其書垢故垢塵也故舊也更被詰責被皮義翻詰去吉翻遂誅昭徙其家於零陵　五月以何曾領司徒　六月乙未東海王祗卒　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宋志無此食今從晉書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以律不敬論罪也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帝使楊后擇之后惟取潔

白長大而捨其美者帝愛卞氏女欲留之后曰卞氏三世后族魏武帝卞后謚曰宣后弟秉生蘭及琳蘭孫女爲高貴鄉公后琳女又爲陳留王后凡三世不可屈以卑位帝怒乃自擇之中選者以絳紗繫臂中竹仲翻公卿之女爲三夫人孔穎達曰夫扶也言扶侍於王也九嬪句斷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漢制後宮之號十有四等良人視八百石爵比庶長師古曰良善也將即亮翻校戶教翻九月吳主悉封其子弟爲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十一王史逸其名是歲鄭冲以壽光公罷吳主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有寵於吳主

繩之以法姬愬於吳主愬與訴同吳主怒假它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據晉書温嶠傳嶠討蘇峻於石頭結壘於四望磯又據內史石頭有四望山蓋山下有磯也斷丁管翻

十年春正月乙未日有食之　閏月癸酉壽光成公鄭冲卒　丁亥詔曰近世以來多由內寵以登后妃謂魏三祖立卞郭毛爲后亂尊卑之序自今不得以妾媵爲正嫡媵以證翻

分幽州置平州幽州言北方太陰幽冥也杜佑曰因幽都山爲名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列北荒統范陽燕北平上谷代遼西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令分昌黎遼東樂浪玄菟帶方五郡置平州

月癸亥日有食之　詔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人入宮選之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將即亮翻號戶刀翻聞音問夏四月已未臨淮康公荀顗卒謚法溫柔好樂曰康顗魚豈翻　吳左夫人王氏卒吳主哀念數月不出葬送甚盛時何氏以太后故宗族驕橫橫戶孟翻吳主舅子何都貌類吳主民間訛言吳主已死立者何都也會稽又訛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爲之掃除掃糞掃也除芟除荆棘會古外翻爲于僞翻　臨海太守奚熙吳主休永安三年分會稽

東部都尉爲臨海郡與會稽太守郭誕書會工外翻非議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妖言即前訛言妖於驕翻吳主怒收誕繫獄誕懼功曹邵疇曰疇在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白自列猶自陳也疇廁身本郡位極朝右郡功曹位居郡朝之右朝直遥翻以嚀喈之語嚀祖本翻喈達合翻嚀喈聚語也本非事實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左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不彰之翰墨鎭躁歸静使之自息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謂誕從疇之說默而不白妖言也此之爲愆實由於疇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因自殺吳主乃免誕

死送付建安作船宋白曰吳分侯官之地立建安縣又立曲郍都尉主謫徙之人作舟船遣其舅三郡督何植收奚熙江表傳作備海督蓋督熙臨海建安會稽三郡也發兵自守其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又車裂張俊皆夷三族并誅章安侯奮及其五子考異曰江表傳曰張布女有寵於皓而死皓厚葬之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故民間訛言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訛言舉兵欲還秣陵誅都都叔父植時爲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訛言乃息又云奮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齎藥賜奮父子皆飲藥死裴松之按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男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

時不得年三十四十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又吳志孫皓傳鳳凰三年會稽妖言奮爲天子遂誅奚熙不言誅奮孫奮傳建衡二年左夫人王氏卒民間訛言遂誅奮及五子三十國晉春秋自皓納張布女至殺奮皆在天冊元年按奮若以建衡二年死不容至鳳凰三年會稽方有訛言不知奮死果在何年今因奚熙之死終言之

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爲嗣常密以訪后常當作嘗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春秋公羊傳之言長知兩翻豈可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爲貴嬪晉制貴人夫人貴嬪是爲三夫人皆金章紫綬嬪毗賓翻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爲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

曰枕職任翻叔父駿女芷有德色言有德有色也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以前太常山濤爲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帝受禪濤自吏部郎遷尚書居母喪復奪情起典選選息絹翻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爲者啓擬數人才謂其才足以任資謂其資序當爲者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言之於帝帝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甄稽延翻明也察也別也濤薦嵇紹於帝請以爲秘書郎晉制秘書監屬官有丞有郎帝發詔徵之紹以父康得

罪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三年　屏居私門欲辭不就屏必郢翻　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爲于僞翻　下樹爲人爲同又蠻爲同　紹乃應命帝以爲秘書丞初東關之敗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嘉平四年　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任音壬　安東司馬王儀脩之子也王脩見六十四卷漢獻帝建安八年　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時爲安東將軍監諸軍　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孤邪引出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徵詔名也辟公府及州郡辟也裒蒲侯翻　未嘗西向而坐裒居城陽晉朝在洛陽故未嘗

西向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着樹號戶刀翻著直略翻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蓼莪之辭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以哀悲慘故廢蓼莪之篇不敢講習三息暫翻復扶又翻蓼力竹翻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度徒洛翻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輒棄之遂不仕而終

臣光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蕩陰事見後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余謂蕩陰之難君子以嵇紹爲忠於所事可也然

未足以塞天性之殤也殤音湯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吴大司馬陸抗疾病疾有加而無瘳曰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蕃籬也表外也謂二郡為蕃籬於外也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謂二郡之境西距巴夔北接魏與上庸二西皆受敵也處昌吕翻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縣讀曰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易弋豉翻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

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主者謂居本兵之職者也差初皆翻自步闡以後步闡反見上卷八年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彊對彊對猶言彊敵也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見賢遍翻財與纔同羸敝日久難以待變羸倫為翻臣愚以為諸王幼冲無用兵馬以防要務謂十一王各給三千兵也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占章豔翻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料音聊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幾居希翻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

方爲屬（陸抗固知吳之將亡特就職分上言之耳屬之欲翻下屬文同）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將即亮翻）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絶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魴符方翻行下孟翻）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樂音洛）處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南山今湖秀以南諸山也長橋在今常州宜興縣）并子爲三矣（子謂周處）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

比及朞年州府交辟射而亦翻行下孟翻比必寐翻　八月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逵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謂齊衰斬衰之服其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以異也齊津夷翻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周公作無逸曰其在高宗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杜預遂引此言以爲不服喪之證闇與陰同孔安國曰諒信也陰默也　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

應除而逹諒闇之節也左傳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樂音洛子之於禮存諸内而已禮非玉帛之謂論語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喪豈衰麻之謂乎衰七回翻下同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左傳晉大夫里克之言監古銜翻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卒子恤翻而以諒闇終三年帝從之

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

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之詩正爲是矣衰倉回翻詩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爲于僞翻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傳直戀翻臣謂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九月癸亥以大將軍陳騫爲太尉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水經注孟津又曰富平津杜佑曰富平津在河陽縣南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殷都河內周都洛二代夾河建都不立河橋故以爲言預固請爲之及橋成帝從百寮

臨會舉觴屬預曰屬之欲翻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是歲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芳之廢也築宮于河內重門今言遷金墉葢始廢之時自禁中遷于金墉後乃居于河內也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晋既受禪避景帝諱楙周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魏因漢制上公惟有太傅據粲傳自太宰從事中郎遷太宰中郎時未置太宰宰當作傅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陽發見於外陰蔽伏於中凡人之作事外爲是形而內無其實者皆陽爲之外若無所營而內潛經畫皆陰爲之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

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音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絶人事按晉書喬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李銓常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前後辟舉皆不就邑人臘日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嗚呼觀喬之學行如此則棄學業絶人事殆庶幾乎夷齊餓于首陽之下之意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即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縶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自部陵厲公之廢至是方二十

一年史因公卒而究言之吳比三年大疫比毗至翻

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　吳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志曰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吳主大赦改元天冊

吳中書令賀卲中風不能言中竹仲翻去職數月吳主疑其詐狀付酒藏掠考千數藏徂浪翻掠音亮卒無一言乃燒鋸斷其頭卒子恤翻斷丁管翻徙其家屬於臨海又誅樓玄子孫殺樓玄見上卷泰始八年　夏六月鮮卑拓拔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沙漠汗初入貢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二年汗音寒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

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為力微信譖殺沙漠汗張本間古覔翻

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　大疫洛陽死者以萬數

二年春令狐豐卒弟宏繼立楊欣討斬之豐自為敦煌太守見上卷泰始八年

帝得疾甚劇及愈羣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氣死亡者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難邪諸上禮者皆絶之為于偽翻上時掌翻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

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幾居依翻數所角翻臨終爲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漢文帝誅淮南厲王長魏文帝不能容陳思王植引此二事以戒切帝也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屬之欲翻朝直遥翻攸妃賈充之長女也充先娶李氏豐女也生二女長曰荃爲齊王攸妃長知兩翻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壻親踈等耳二壻謂攸及太子也立人當立德充

不答攸素惡荀勗及左衛將軍馮紞傾諂勗乃使紞說帝曰惡烏路翻紞都感翻說輸芮翻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陰納之乃徙和為光祿勳奪充兵權充自文帝時領兵而位遇無替　吳施但之亂事見上卷泰始二年或譖京下督孫楷於吳主曰楷不時赴討懷兩端吳主數詰讓之徵為宮下鎮驃騎將軍京下督鎮京口宮下鎮在建業楷孫韶之子數所角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楷自疑懼夏六月將妻子來奔拜車騎將軍封丹陽侯

秋七月吴人或言於吴主曰臨平湖自漢末蔵塞臨平湖今在臨安府仁和縣界有臨平鎮在臨安府城西北四十八里蔵荒蕪也音烏廢翻塞悉則翻下同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青蓋之占見上卷泰始八年吴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吴置奉禁都尉蓋以侍奉宫禁爲稱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或獻小石刻皇帝字云得於湖邊吴主大赦改元天璽璽斯氏翻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筭緡

吴主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東郡吴主就在所斬之狗首諸郡會稽太守車浚公清有政績會工外翻車姓出於值郡旱飢表求振貸吴主以爲收私恩遣使梟首梟堅尭翻尚書熊睦微有所諫黄帝有熊氏姓譜楚鬻熊之後此以名爲氏者也吴主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史詳言吴主之昏虐撞直江翻八月巳亥以何曽爲太傅陳騫爲大司馬賈充爲太尉齊王攸爲司空吴歷陽山有七穿駢羅穿中黄赤俗謂之石印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歷陽長上言石印發據吴志鄱陽上言歷陽山石文理成

字又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今考晉志鄱陽郡無歷陽縣有歷陵縣陽當作陵今饒州圖經亦載鄱陽歷陵縣有石印山長知兩翻吳主遣使者以太牢祠之使疏吏翻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書石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還以聞吳主大喜封其山神為王大赦改明年元曰天紀　冬十月以汝陰王駿為征西大將軍羊祜為征南大將軍皆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此位從公也祜上疏請伐吳陸抗沒羊祜始抗疏請伐吳上時掌翻曰先帝西平巴蜀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南和吳會見七十八

卷魏元帝咸熙元年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事見上卷泰始元年

幾居希翻背蒲妹翻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景元四年蜀亡至是十三年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埶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埶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荷下可翻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

城皆烏栖而不敢出謂漢梁諸城也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索昔各翻今江淮之險不如劒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吴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謂兵將以盛壯之年出戍經歷營陳至於衰老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王濬唐彬統梁益兵荆楚之衆進臨江陵荆楚祜所統也平南豫州直指夏口胡奮為平南將軍王戎為豫州刺史夏戶雅翻徐揚青兖並會秣陵徐揚王渾所統青兖琅邪王伷

所統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埶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其後平吳皆如祜所規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亮翻朝直遙翻將即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趣七

喻翻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縣讀曰懸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謂樹機能未平也朝直遙翻祜復表曰復扶又翻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伐吳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言吳可取而不取機會一失經見其事者豈不有後時之恨更工衡翻唯度支尚書杜預魏制度支尚書度徒洛翻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丁卯

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從才用翻）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珧余招翻）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珧雖有此表然不能以免禍）十二月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國號晉而封后父爲臨晉侯不祥之徵也）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䂮離灼翻任音壬）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

在天家乎 天子尊無二上故曰天家言其尊如天也 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爲損益乎

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立皇子裕爲始平王 庚寅裕卒 三月平虜護軍文鴦督涼秦雍州諸軍討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 雍於用翻降戶江翻 夏五月吳將郃顗 顗魚豈翻考異曰武紀作郃凱今從羊祜傳 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 夏戶雅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秋七月中山王睦坐招誘逋亡貶爲丹水縣侯 誘音酉 有星孛于紫宮 孛蒲內翻 衛將軍

楊珧等建議以爲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衞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干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考異曰職官志以爲珧與荀勗以齊王攸有時望懼太子有後難故建此議使諸王之國帝初未之察於是下詔議其制按勗傳有異議又時齊王不之國疑此說非實今不取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時以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爲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爲次國餘國爲小國諸王爲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爲汝南王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

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爲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伷在徐州徙封琅邪王（莞音官伷音胄）汝陰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顒爲河間王汝南王柬爲南陽王輔孚之子顒孚之孫也（顒魚容翻）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爲始平王允爲濮陽王該爲新都王遐爲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封賈充爲魯郡公追封王沈爲博陵郡公（沈持林翻）徙封鉅平侯

羊祜爲南城郡侯（時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羊祜本泰山南城人也帝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爲大國五千戶以上爲次國不滿五千戶爲小國）祜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見申謂許之辭爵其志獲申也分列謂分封列爵也）祜歷事二世（謂事文帝及帝也）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謂人由祜薦引而進達不知其所由來也）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也（朝直遙翻）兗豫徐青荊益梁七州大水

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江夏郡屬荊州汝南郡屬

豫州相去甚遠沈約宋志江夏太守治汝南縣本沙羨地晉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爲汝南則此時江夏郡未有汝南縣也無亦史追書乎夏戶雅翻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詰去吉翻并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比必寐翻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如揚州刺史治壽春都督揚州諸軍事亦治壽春之類近其靳翻以兵埶好合惡離故也好呼到翻惡烏路翻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左傳魯桓公曰疆場之間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

也　是歲大司馬陳騫自揚州入朝朝直遥翻以高平公罷

吳主以會稽張俶多所譖白會工外翻俶昌六翻甚見寵任累

遷司直中郎將封侯其父爲山陰縣卒山陰縣屬會稽郡知俶

不良上表曰若用俶爲司直有罪乞不從坐吳主許之

俶表置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濿彈徒干翻於是吏民各以

愛憎互相告訐獄犴盈溢訐居謁翻犴音岸犴野犬也野犬所以守故爲獄又胡地謂犬爲犴上下囂然俶大爲姦利驕奢暴橫横戶孟翻事發父子

皆車裂　衞瓘遣拓拔沙漠汗歸國前年瓘表留沙漠汗譤間既行乃遣

歸自沙漠汗入質（入質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二年質音致）力微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漠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此時鮮卑君長已有可汗之稱可令讀從刊入聲汗音寒）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長知兩翻）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祿立（悉祿魏收魏書作悉鹿）其國遂衰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間古莧翻）

務桓降而力微死考異曰魏收後魏書鐵弗劉虎匈奴去卑之孫昭成四年死子務桓立按昭成四年晉成帝咸康七年也務桓不應與瓘同時蓋二人皆名務桓耳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爲亭侯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司馬督東平馬隆晉制二衛前驅由基彊弩爲三部司馬各置督沈約曰殿中司馬督晉武帝時殿中宿衛號曰三部司馬與殿中將軍分隸左右二衛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必敗隆言欣必敗猶漢皇甫規之言馬賢蓋懐才欲用故以此自顯耳　夏六月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死　弘訓皇后羊氏殂景皇

后居弘訓宮　羊祜以病求入朝朝直遥翻既至帝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吴之計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數所角翻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爲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吴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以東南壤界闊遠當得人以鎮撫之　秋七月己

丑葬景獻皇后于峻平陵即弘訓后也司冀兖豫荊揚州大水司州即漢司隸校尉所部也漢司隸部察郡縣與州刺史同晋遂定名司州統河南滎陽弘農上洛平陽河東汲郡河内廣平陽平魏郡頓丘冀州者亂則冀安弱則冀强荒則冀豐統趙國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間高陽博陵清河中山常山等郡國螟傷稼螟食苗心之蟲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主者謂左民及度支二曹也度支尚書杜預上疏度徒洛翻上時掌翻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兖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飢者盡得魚菜螺蜯之饒螺盧戈翻蜯步項翻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淤依據翻

畆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晉志典牧令屬太僕種章勇翻）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税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考異曰食貨志云咸寧三年杜預傳云四年按五行志三年大水無蟲災四年螟今從預傳）預在尚書七年（泰始六年預自秦州刺史得罪歸拜度支尚書至是七年矣）損益庶政不可勝數（勝音升）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九月以何曾爲太宰辛巳以侍中尚書令李允爲司徒　吴王忌勝已者侍中中書令張

尚紘之孫也（張紘事孫策孫權見漢獻帝紀）爲人辯捷談論每出其表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以方誰（方比也）尚曰陛下有百觚之量吳主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孔叢子曰趙平原君與孔子高飲強子高酒曰諺云堯飲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子何辭焉觚飲器也受二升王于況翻）因發怒收尚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罪得減死送建安作船尋就殺之（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岑昏等泥頭請代尚死尚得免死徙廣州今從尚傳參取環氏吳紀余觀尚之爲人蓋以辯給得親近於孫皓而亦以辯給取怒請其死者必岑昏之徒三十國春秋所書蓋得其實）冬十月徵征

北大將軍衛瓘爲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陵雲臺魏文帝所築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名東宮官屬爲設宴會復扶又翻爲于僞翻下使爲同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倩七正翻假手於人也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荅詔多引古義必責作

草主言將責問作對草之主名也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給使給東宮使令張泓蓋廝中之佼佼者後爲趙王倫拒齊王冏於陽翟者必是人也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省悉景翻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踧子六翻踖子昔翻踧踖不自安貌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爲賈妃怨衛瓘張本語牛倨翻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在泰始八年按瓘傳泰始初爲青州刺史徙幽州八年不得在京師瓘傳在遷司空後按帝紀太康三年賈充卒十二月瓘爲司空故移在入爲尚書令下

吳人大佃皖城佃亭年翻治田也皖戶板翻欲謀入寇都督揚

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田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艘蘇刀翻）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晉志太醫屬宗正雉頭毛采炫燿集以爲裘）帝焚之於殿前甲申敕内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記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技渠綺翻）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卒子恤翻下同）帝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須鬢皆爲氷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柩音舊）帝曰祜

固讓歷年身沒讓存（謂身沒而遺令讓侯印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祜本封鉅平侯）南州民聞祜卒爲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南州謂荊州也爲于僞翻下同）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好呼到翻峴戶典翻）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杜預至鎮簡精鋭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間古莧翻）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憲代之（吳之邊鎮有督有監督者督諸軍事之職監者監諸軍事之職）十二

月丁未朗陵公何曾卒曾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司隸校尉東萊劉毅數劾奏曾侈汰無度數所角翻帝以其重臣不問及卒博士新興秦秀議曰秀新興雲中人朗之子也曾驕奢過度名被九域九域九州之域被皮義翻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謚法謚法始於周公以行為謚復扶又翻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醜繆公帝策謚曰孝策謚者不用博士議以詔策賜謚前司隸校尉傅玄卒考異曰玄傳曰五年遷太僕轉司隸景獻皇后崩坐爭位罵尚書免尋卒按景獻后崩在四年玄傳誤也玄性

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文選任昉彈曹景宗曰謹奉白簡以聞呂向注云簡略狀也晉志曰古者執笏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意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帶革帶也古之鞶帶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周官師氏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懾之涉翻臺閣生風主與尚書左丞博陵崔洪善漢安帝分安平置博陵國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好呼到翻折之舌翻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鮮卑樹機能久爲邊患泰始六年樹機能爲寇至是九年矣僕射李憙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爲出兵重事虜不足憂

朝直遙翻下同

五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涼州治武威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爲于僞翻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爲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應募者或出於農畝或出於營伍或出於逋逃或出於奴隸皆不問其所從來也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帥讀曰率帝許之乙丑以隆爲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見賢遍翻橫戶孟翻隆小將妄言

將即亮翻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石百二十斤立標簡試標表也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晉志武庫令屬衛尉御史中丞劾奏隆自東漢至魏晉以中丞爲御史臺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爲五部五部見上卷泰始六年以豹爲

左部帥（帥所類翻）豹子淵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雁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隨陸隨何陸賈絳灌絳侯周勃灌將軍嬰）於是兼學武事及長（長知兩翻）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名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魯季文子

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珧余招翻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少詩沼翻及涼州覆没帝問將於李憙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使將即亮翻梟堅堯翻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世語曰彌魏玄菟太守王頎之孫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言將爲賊也處昌呂翻好呼到翻樂音洛淵與彌

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王渾太原人李憙上黨人與淵同州里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欷流涕歔音虛欷音希又吁既翻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劉淵事始此史言晉將有亂帥所類翻　夏四月大赦　除部曲督以下質任帝受禪之初除部曲將質任今又除部曲督質任質音致　吴桂林太守修允卒桂林漢縣屬鬱林郡吴主皓鳳凰三年分立桂林郡其部曲應分給

諸將督將郭馬何典王族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會吳主料實廣州戶口將即亮翻樂音洛料音聊馬等因民心不安聚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使典攻蒼梧族攻始興吳主皓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始興郡秋八月吳以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執金吾滕修爲司空未拜更以修爲廣州牧帥萬人從東道討郭馬帥讀曰率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吳主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徐陵與洞浦對岸吳主權時呂範洞浦之敗魏臧霸

度江攻徐陵全琮徐盛擊𨚫之又華覈封徐陵亭侯則徐陵葢亭名吳以其臨江津置督守之南徐州記曰京口先爲徐陵其地葢丹徒縣之西鄉京口里也從西道與交州牧陶璜共擊馬

吳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吳志曰鬼目菜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買菜高四尺厚二分如枇杷形莖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書吳有東觀令觀古玩翻名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吳主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以漢制言之銀印青綬中二千石服之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沈持林翻又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

謬言罔有不舉沈持林翻迕五故翻逆也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錄爲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爲盡力爲于僞翻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更工衡翻臣作船七年泰始八年濬始作船至是蓋七期年矣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上時掌翻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

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易以豉翻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是年閏七月賊但敕嚴下無兵上吳自建業寇淮襄皆自下泝江而上上時翻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凡人目不能視氣不能息則赫然死人矣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須待也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

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了决也）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曖昧不明也累力瑞翻）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復扶又翻）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朝直遥翻）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此言指出賈充荀勗馮紞等肺腑）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

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異同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怖普布翻）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棊（博物志曰堯造圍棊以教子丹朱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棊以教之其法非智莫能也）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推吐雷翻枰音平棊局也）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帝乃許之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度徒洛翻量音良）賈充荀勗馮紞固爭之

紞吐感翻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左傳晉大夫范文子之言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筭乎山濤身為大臣不昌言於朝而退以告人蓋求合於賈充者也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伷音冑吳主權作堂邑涂塘即其地蓋從今滁州取真州路涂讀曰滁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今和州出橫江渡路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蜀監古銜翻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

都督（魏文帝以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明帝太和四年司馬懿征蜀加號大都督此仍魏制也武王伐紂左杖黄鉞黄鉞天子之器非人臣所得專用故曰假使疏吏翻）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冠古玩翻）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帥讀從所類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爲諸軍節度　馬隆西度溫水（武威之東有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隘陿乃作扁箱車（陿與狹同車箱扁則可行狹路扁補典翻）爲木屋施於車上（木屋所以蔽風雨捍矢石）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考異曰隆傳曰或夾道

累磁石賊被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爲神按此說太誕恐不可信　余謂磁石脅鐵鎧誠有此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使疏史翻帝撫掌歡笑詰朝名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詰去吉翻朝如字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宣威第二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帥萬餘落來降且子閭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晉志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朝直遙翻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

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魏初置都督諸軍東南以備吳西以備蜀北以備胡隨其資望輕重而加以征鎮安平之號有四而已其後增置有都督鄴城守諸軍都督秦雍涼諸軍都督梁益諸軍都督荆州諸軍都督揚州諸軍都督徐州諸軍都督淮北諸軍都督豫州諸軍都督幽州諸軍都督并州諸軍凡十其資輕者爲監軍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時有司豫徐兖荆揚梁益寧交秦雍涼兾幽并青十八州刺史幾居希翻戶口比漢十分之一漢元始之初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之極盛也桓帝之初戶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魏既并蜀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益口猶及漢十分之一而戶則未幾及也

而置郡縣吏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軍府謂驃騎車騎衛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典軍上軍撫國領軍護軍左右衛驍騎游擊左右前後軍及雜號將軍也五等諸侯官屬王置傅友文學郎中令中尉大農左右常侍侍郎典書典祠典衛學官等令典書丞治書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謁者中大夫舍人典府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小大無定制諸所廩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咸玄之子也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

載其清靜民以寧一事見十三卷漢惠帝二年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好呼倒翻徼一遙翻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九寺謂九卿寺也漢初九卿各有所掌東都以後尚書諸曹分掌衆軍九卿殆爲具官故欲併之尚書蘭臺御史臺也三府三公府也漢丞相有長史司直御史大夫有中丞侍御史掌察舉非法故㝡欲以蘭臺付之三府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易以豉翻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資治通鑑卷八十

資治通鑑卷八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三 起上章困敦盡著雍涒灘凡九年

世祖武皇帝中

太康元年 是年四月改元 春正月吳大赦　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鎭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 丹陽城在秭歸縣東八里昔周武王封熊繹於荆丹陽之地即此今謂之屈沱楚王

城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 磧七逆翻水渚有沙石曰磧 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 長直亮翻艦戶黯翻 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 筏音伐被皮義翻著陟略翻後著手同 又作大炬長十餘丈 長直亮翻 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以人力設險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 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 荊門在西陵之東夷道之西 殺夷道監陸晏杜

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帥讀曰率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巴山在今江陵府松滋縣有巴復村幟昌志翻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考異曰武紀壬戌濬克夷道樂鄉城殺陸景陸抗傳壬戌殺晏癸亥殺景王濬傳壬戌克夷道獲晏乙丑克樂鄉獲景今從濬傳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

送印綬水經沅水出牂牁且蘭縣東北過臨沅縣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北過洮陽泉陵重安酃陰山澧陵臨湘羅下雋等縣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沅音元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江安即公安吳南郡治焉杜預既定江南改曰江安縣為南平郡治所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夏戶雅翻造七到翻下徑造同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零陵桂陽漢古郡衡陽吳主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謂重鎮既破其餘當望風而靡也

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以荊州已定不復使賈充南屯襄陽移屯項爲諸軍節度）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昺皆降（夏戸雅翻降戸江翻）昺翻之子也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考異曰杜預傳曰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按時未暑今依三十國春秋）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一年）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復扶又翻下可）

復所復同著陜畧翻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帥所類翻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靚疾正翻帥讀曰率下同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治直之翻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小當任謂陸晏陸景留憲孫歆等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大江北流自建業言之歷陽晥城皆爲江西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

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復扶又翻下同及今渡江猶可决戰若其敗喪喪息浪翻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犇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上時掌翻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如悌之言吳人至此爲計窮矣然悌之志節亦可憐也難乃旦翻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水經注淮水自江夏平春縣北東北流逕汝南城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二年封定侯奚意爲侯國王莽之新利也魏置城陽郡按干寶晉紀楊荷橋名今按水經注之城陽郡乃元魏所置張喬蓋以渾部

（將領青州之城陽都尉也）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敢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真伏也（降戶江翻）（伏屈伏也或曰伏當作服）若捨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陳讀曰陣）沈瑩帥丹陽鋭卒刀楯五十三衝晉兵不動（楯食尹翻）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吴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吴兵于版橋（敗補邁翻）諸葛靚帥數

百人追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諸葛靚字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丞相謂諸葛亮也或曰謂諸葛瑾余謂張悌襄陽人蓋亮在荆州識之於童幼也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道言也復扶又翻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涙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

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縁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言歷世所曠見之事濬大悦表陳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惲委粉翻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朝直遥翻懾之涉翻今王龍驤既破武昌王濬爲龍驤將軍驤思將翻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見賢遍翻

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檝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將即見可而進豈得一一須詔令乎須待也今乘此渡江亮翻

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鄗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此所謂恨恨悵望不滿之意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趣七喻翻吳主遣遊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九列九卿也好興功役好呼到翻爲衆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

謝百姓（獨言謂其言止此耳）衆因曰唯（唯于癸翻諾也）遂並起收昏吳主駱驛追止（駱驛言相繼遣人不絕也）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見賢遍翻）對曰蜀船皆小（陶濬蓋以尋常蜀船言之謀候不明亦可見矣）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伷皆臨近境（伷音胄）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漢光武命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建威之號自此始）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

胡冲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伷以請降又遣其羣臣書遺于季翻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治直之翻朝直遥翻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伷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三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南四十五里又西即江寧夾陸游曰三山磯在烈洲下凡山臨江皆曰磯三山距金陵財五十餘里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信即信使要讀曰邀暫與暫同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注方泭也舟船也爾雅方木置水曰泭音夫鼓譟入于石頭吳主

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櫬初覲翻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二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吳有荆揚交廣四州漢獻帝興平二年孫策始取江東魏文帝黃初三年吳主孫權始稱帝傳四主五十七年而亡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巽義韓詩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羊祜贈太傅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孫秀來奔見七十九卷泰始六年票匹妙翻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討逆孫策也起兵之初袁術表爲懷義校尉冠古玩翻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黍離之辭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復扶又翻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轘轅而吳已降使疏吏翻轘音環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乙酉大赦改元改元太康自此以前係咸寧六年事大酺五日酺薄乎翻遣使者分詣荊揚撫

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守式又翻更工衡翻除其苛政悉從簡易易以豉翻滕修討郭馬未克去年吳主皓遣滕修討郭馬聞晉伐吳帥衆赴難帥讀曰率難乃旦翻至巴丘聞吳亡縞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閭豐閭姓豐名此與後魏閭大肥不同所自出閭大肥出於柔然郁久閭氏左傳楚平王之子啟字子閭其後以爲氏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皓遺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綬音受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彥爲金城

太守初朝廷尊寵孫秀孫楷（楷降見上卷咸寧二年）欲以招來吴人及吴亡降秀爲伏波將軍楷爲渡遼將軍琅邪王伷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考異曰皓傳天紀四年三月丙寅殺岑昏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壬申王濬到受皓降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封歸命侯晉武紀太康元年二月王濬等破武昌王渾斬張悌三月壬申濬下石頭皓降乙酉大赦改元四月遣朱震等慰撫五月辛亥封歸命侯丙寅引皓升殿庚午詔士卒六十歸家庚辰以濬爲輔國將軍王濬傳二月庚申克西陵又云壬寅濬入石頭而無月又上書曰臣十四日至牛渚十五日至秣陵亦無月又曰去二月武昌失守皓左右皆得寶散走三十國春秋四月甲子王渾斬張悌丙寅殺岑昏與何楨書庚午送降書壬申濬

入石頭甲申封歸命侯五月丁亥至洛陽晉春秋畧與之同按長歷去年閏七月今年二月戊午朔三月戊子朔四月丁巳朔五月丁亥朔六月丙辰朔然則三月無戊辰丙寅壬申五月無庚午庚辰與吳志晉書不合若依三十國春秋月日雖合然二月武昌失守皓左右離散不容四月十六日王濬乃至秣陵而皓降又皓以四月十六日降舉家西上至五月一日未能至洛今事與之先後並依吳志晉書但削去其日之不與歷合者

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晉志洛陽城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泥頭者以泥塗其首也瑾渠吝翻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武王伐紂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如孫皓之凶暴斬之以謝吳人可也乘繩證翻拜瑾爲中郎諸子爲王者皆爲郎中吳之舊

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將即亮翻復方目翻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見賢遍翻稽顙周之喪拜顙額也稽顙額觸地無容稽音啟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斥充世受魏恩而姦回附晉弒高貴鄉公也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怍怍疾各翻慙也帝從

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從于容翻近其靳翻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故爲陛下禽耳帝善之有學而無識此薛瑩所以不及吾彥也屬之欲翻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惲以渾與濬爭功與周浚牋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書曰允恭克讓易曰謙尊而光

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競爭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雍穆和也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斯實愚情之所不取也濬得箋即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公主帝女也宗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被皮義翻下同造七到翻下同又令受太尉充節度

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徑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過工禾翻）臣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被皮義翻下遐稼翻）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十六日者十五之明日故曰明十六日將即亮翻）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鎮南諸軍杜預所統蓋分以隨濬東下者也定見謂軍人在行定數索山客翻）臣以爲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不可倉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皓衆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

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恚於避翻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臣愚以爲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騰其書使上聞又云濬牙門將李髙放火燒皓僞宮濬復表曰復扶又翻臣孤根獨立結恨彊宗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忤五故翻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二月已過故云

去二月行至猶言行將至也據抽居翻皓案行石頭還行下孟翻左右人皆跳刀大呼楊正衡曰跳大ㄠ翻呼火故翻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爲于僞翻皓意大喜意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馳走皓懼乃圖降首首式救翻降使適去降戶江翻使疏吏翻左右刼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斷丁管翻周浚先入皓宮渾又先登皓舟臣之入觀皆在其後皓宮之中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浚與渾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

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騁丑郢翻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嗒嗒語相惡也音達合翻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累力瑞翻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科斷也詔不許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輙敕付廷尉禁推此皆王渾親黨使爲之艘蘇刀翻詔勿推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折法猶折獄之折折斷也左

遷京兆太守魏文帝受禪改京兆尹爲太守夷於列郡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爲當陽縣侯王戎爲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伷二子爲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王渾除京陵舊食邑之外增八千戶張華則增廣武侯邑爲萬戶荀勖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爲亭侯勖爲中書監專典詔命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功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夏戶雅翻王

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見賢遍翻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晉武之量宏於隋文勝音升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晉志曰巾以葛爲之形如㡊而横著之古者尊卑共服之佘謂幅巾以横幅爲之角巾則巾之有角者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則角巾也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則曰聖人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帥所類翻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

艾之事鄧艾之死以鍾會所蔽艾情不得上通也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自知數陳其功及爲渾所枉爲褊褊補辯翻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邑爲于僞翻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考異曰濬傳云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按職官志屯騎步兵長水越騎射聲校尉是爲五校並漢官也然則步兵之名非自濬始武帝紀是年六月丁丑初置翊軍校尉官疑濬所領者翊軍也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衞然後見之周勃就國絳及河東守至常令家人被甲持兵以見之亦猶王渾之嚴設備衞以見王渾也此二人者力足以定天下之難智足以取一國而其所以包周身之防乃爾可笑也哉杜預還

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淯清水以浸田萬餘頃水經注淯水出南陽魯山縣西堯山東逕犨縣又東南逕昆陽縣又東北逕潁川定陵縣東入于汝清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逕南陽西鄂縣宛縣而屈南過清陽縣又南過新野縣西過鄧縣南入于沔淯音文几翻清音青開楊口通零桂之漕水經注楊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東北流逕郢城南又東北與三湖水會三湖者合為一水東通荒谷東岸有冶父城春秋傳曰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於冶父謂此處也春夏水盛則南通大江否則南迄江隄楊水又東入華容縣又東北與柞溪水合又北逕竟陵縣又北注于沔謂之楊口預傳曰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杜佑曰夏水楊口在今江陵郡

江陵縣界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札甲札也左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數所餉遺于李翻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王渾還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靚逃竄不出靚入吳見七十七卷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帝與靚有舊靚姊爲琅邪王妃琅邪王伷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自謂不能如豫讓聶政也復覩聖顏誠爲慙恨詔以爲侍中固辭不

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諸葛氏之子皆有志節　六月復封丹水侯睦爲高陽王睦貶爵見上卷咸寧三年　秋八月己未封皇弟延祚爲樂平王尋薨　九月庚寅賈充等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不許　冬十月前將軍青州刺史淮南胡威卒帝以左右前後四將軍爲四軍威爲尚書嘗諫時政之寛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威質之子也　是歲以司隷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州郡志太康元考異曰宋書

年天下一統凡十六州後又分雍梁爲秦分荆揚爲江分益爲寧分幽爲平而爲二十吳按杜佑通典平吳分十九州司兗豫冀并青徐荆揚梁雍秦益梁寧幽平交廣今從之　杜佑曰司州治洛陽兗治廩丘今濮陽郡雷澤縣豫治項今淮陽郡項城縣冀治房子今趙郡縣并治晉陽青治臨菑徐治彭城荆初治襄陽後治江陵揚治壽春後治建業凉治武威分三輔爲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爲秦治上邽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爲梁治南鄭分雲南爲寧治雲南幽治涿分遼東爲平治昌黎交治龍編分合浦之北爲廣治番禺

郡國一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察舉郡縣長吏而已悉

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交州統合浦交趾新昌武平九眞九德日南廣州統南海臨賀始安始興蒼梧鬱林桂林高涼高興寧浦郡去羌呂翻下宜去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僕水葉榆水勞水橋水皆出寧州界入交廣界又霍戈自寧州遣楊稷等經略交廣是水陸並通也）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蜂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

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降戶江翻）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深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處昌呂翻數所角翻獷古猛翻麤惡貌）歷古為患魏初民少（少詩沼翻）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

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禹貢五服相距方五千里荒服内距甸服二千里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爲後諸胡亂華張本

二年春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晉志曰羊車一名輦車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軛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羊嗜竹葉而喜鹹故以二者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珧余招翻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疏退山濤數有規諷數所角翻下同帝雖知而

不能改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棘城在昌黎縣界是後慕容氏置棘城縣拓跋魏太武眞君八年併棘城入昌黎郡龍城縣載記曰莫護跋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爲東中西三部中部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爲大帥是則慕容部之始也載記曰莫護跋國于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余謂步搖之說誕或云之說慕容氏既得中國其臣子從而爲之辭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單音蟬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

昌黎漢之交黎縣屬遼西郡東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正始五年鮮卑内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慕容氏始此　考異曰帝紀云慕容廆按范亨燕書武宣紀廆泰始五年生年十五父單于涉歸卒太康四年也此年入寇當是涉歸

十一月壬寅高平武公陳騫薨　考異曰帝紀云大司馬按騫以咸寧三年辭位以高平公還第

是歲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　魏揚州治壽春晋平吳乃移治秣陵揚者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統丹陽宣城淮南廬陵廬江毗陵吳吳興會稽東陽新安臨海建安晉安豫章臨川鄱陽南康凡十八郡

吳民之未服者屢爲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考異曰地理志太康元年省司隸置司州毅傳毅爲司隸校尉帝嘗南郊禮畢問毅而無年月晉春秋問毅在此月而不言毅官按毅傳六年自司隸遷左僕射或者此年尚未改爲司州也今從毅傳

毅爲司隸糾繩豪貴無所顧忌繩彈正也糾督也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臣子至宮掖門屏儀導下車而入太子鼓吹入掖門爲不敬吹昌瑞翻毅

劾奏之（劾戸槩翻又戸得翻）中護軍散騎常侍羊琇與帝有舊恩（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琇音秀）典禁兵豫機密十餘年恃寵驕侈數犯法（數所角翻）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琇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廣平程衞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屬吏（屬之欲翻）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以白衣領職（幾居豈翻）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景帝羊后諡景獻文帝王后諡文明從才用翻）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

競以奢侈相高愷以飴澳釜飴盈之翻餳也說文白米糵煎也一曰濡弱者爲飴澳於到翻今台明謂以水沃釜爲澳鑊又乙六翻崇以蠟代薪蠟蜜滓也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步障夾道設之以障蔽若今之罘罳崇塗屋以椒椒性溫而芬馥愷用赤石脂本草圖經曰赤石脂出濟南射陽及太山之陰蘇恭云濟南太山不聞出者惟虢州盧氏縣澤州陵川縣慈州呂鄉縣並有及宜州諸山亦出今出潞州以色理鮮膩者爲勝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本草珊瑚生海底柯枝明潤如紅玉高二尺許愷以示石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鐵如意手撾也以鐵爲之若今之骨朶子愷怒以爲疾已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

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怳虎晃翻自失不得意貌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晉志曰驃騎以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置長史司馬各一人先王之治天下治直之翻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古者黎民五十而後食肉六十而後衣衣帛衣於既翻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詰去吉翻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

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紞都感翻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忤五故翻勗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夏戶雅翻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紞侍帝從容語及鍾會從千容翻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會反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文帝廟號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事見論語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

滅事並見漢高帝紀五王兩韓信彭越英布盧綰功臣預政事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光武不使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奬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録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稽音啟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復扶又翻帝

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紞因屏左右而言曰屏必郢翻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敗補邁翻　魯公賈充老病上遣皇太子省視起居省悉景翻充自憂謚傳充自知姦回弒逆後當加惡謚且不能逃良史之筆誅傳柱戀翻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從才用翻見賢遍翻夏四月庚午充薨世子黎民早卒無嗣妻郭槐欲以充外孫韓謐爲世孫韓謐充壻韓壽之子世孫謂嫡孫承祖父之世

者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曰晉制諸王及諸郡公國有郎中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禮無異姓爲後之文今而行之是使先公受譏於後世而懷愧於地下也槐不聽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者皆不得以爲比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悖蒲内翻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鄫公羊傳曰取後於莒也莒女有爲鄫夫人者立其出也穀梁傳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絶父祖之血食開

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閏月丙子廣陵成侯李肯薨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惡烏路翻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内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朝直遥翻周禮九命作伯鄭玄曰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

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勲劬勞王室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禮主者詳案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爲太尉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光禄大夫山濤爲司徒尚書令衞瓘爲司空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宜替皇朝與聞政事與讀曰預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典戎典兵也詩韓弈曰榦不庭方言爲楨榦也虧友于欵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

后待攸之宿意也待攸事見上卷咸寧二年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吴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渾之意蓋謂齊王不當疑三楊不當信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于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既無偏重相傾之勢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覆敷又翻於是扶風王駿光禄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

德皆切諫憙許記翻又音熹甄之人翻　帝並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涕泣請帝留攸稽音啟　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爲國子祭酒德爲大鴻臚自侍中出爲外朝官　羊琇與北軍中侯成粲謀見楊珧手刃殺之北軍中候漢官掌北軍五營魏省泰始四年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候七年又罷中領軍併爲　珧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怨發病卒李憙亦以年老遜位卒於家憙在朝朝直遥翻下同　姻親

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人以此稱之是歲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沈持林翻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復扶又翻故彼上士多淪没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

又安得爲第一乎遠于願翻近其靳翻處昌呂翻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爲左僕射下邳王晃爲右僕射晃孚之子也　戊午新沓康伯山濤薨魏明帝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過海居齊郡界者立爲新沓縣　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太叔廣劉暾旉讀曰敷太叔複姓鄭莊公之弟段封於京謂之京城太叔其後以爲氏又衛有太叔儀暾他昆翻繆蔚郭頤秦秀傅珍上表曰繆靡幼翻又莫六翻姓也蔚紆勿翻昔周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聃季皆入爲三公左傳衛太祝子魚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

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左右讀如佐右聃乃甘翻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

漢諸侯王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漢諸侯王讚朝政者惟東平王蒼耳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衞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啟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嬰縈也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見詩江漢常武篇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

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數色角翻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司馬彪郡國志齊國在洛陽東千八百里㝢純之子暾毅之子也㝢既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續漢志博士祭酒一人本僕射中興轉為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志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禮記檀弓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古人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及其衰也雖有五

霸代興豈與周名之治同日而論哉言五霸代興以尊周室不可與周名論也治直吏翻夾輔之治同日而

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為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謂曹志本魏陳思王植之子植於魏文帝兄弟也文帝之禁制植者為何如今尚不能明吾之心乎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所問者崇錫齊王禮物而已不問齊王當出與不當出也橫造異論下有司策

免鄭默(横下孟翻　下户嫁翻)於是尚書朱整褚䂮奏志等侵官離局(䂮離灼翻　離力智翻)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志在魏嗣爵陳王晉受禪降爲鄄城縣公)其餘皆付廷尉科罪庾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首式又翻)廷尉劉頌奏旉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六曹尚書并令僕爲八座　爲于僞翻)乃獨爲駁議(駁北角翻)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旉是議主

應爲戮首但專家人自首宜并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丐貸也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濟子禮翻巳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爲北海王樂音洛命攸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樂天子宮縣諸侯軒縣軒縣者缺其一面縣讀曰懸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朝直遥翻乘繩證翻

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齊獻王攸憤怒發病乞守先后陵先后謂文明皇后也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診止忍翻候脉也諸醫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臥居京邑

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恚於避翻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上時掌翻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冏號踊號戶刀翻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即誅醫以冏爲嗣冏俱永翻初帝愛攸甚篤爲荀勗馮紞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

事見七十九卷泰始八年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鮮息善翻處昌呂翻夏五月己亥琅邪武王伷薨冬十一月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爲司徒河南及荆揚等六州大水荆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當警備也又云取荆山以名州統江夏南郡襄陽南陽順陽義陽新城魏興上庸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門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武昌安成歸命侯孫皓卒是歲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删簒立考異曰載記删作耐今從燕書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于遼東徐郁家廆戶賄翻又五罪翻載記曰廆字弈洛瓌

杜佑曰本名若洛瘣

五年春正月己亥有青龍二見武庫井中見賢遍翻考異曰五行志作癸卯今從帝紀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尚書左僕射劉毅表曰昔龍降夏庭卒爲周禍國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夏庭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蚖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笄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鬻弧服者取之以逃于褒褒人有獄以入于幽王王嬖褒姒使爲后生伯服欲殺太子以立伯服太子奔申申侯與犬戎伐王殺之驪山下夏戶雅翻卒子恤翻

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易乾之初九文辭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帝從之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有言行修著則升之行下孟翻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敝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操千高翻朝直遥翻公無考校之

負私無告訐之忌謂銓次高下或有不當而在公不以考校失實爲罪負發人隱慝無所不至而在私不以告訐爲避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臣竊爲聖朝恥之爲于僞翻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者州都謂中正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違之論横於州里駁北角翻横戶孟翻嫌讐之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之體爲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

倫輩有首尾也今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錯千故翻

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縱子容翻

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謂衣食有不給者客於殊方以取給也

面猶不識況盡其才而中正知與不知皆當品狀采譽於臺府譽音余

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也治直之翻

今當官著効者或附甲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空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長知兩翻）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白素也釋素餐者以爲空餐白論猶空言也）而品狀相妨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焉於虔翻懈古隘翻）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

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亦上疏曰魏氏承喪亂之後（喪息浪翻）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爲一時選用之本耳（粗坐五翻）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咸用土斷（以土著爲斷也斷丁亂翻）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爲正無復縣客（縣讀曰懸）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始平王文學江夏李重上疏（自魏以來王國

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夏戸雅翻上時掌翻以爲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則土斷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

冬十二月庚午大赦　閏月當陽成侯杜預卒　是歲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帥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帥讀曰率降戸江翻帝處之塞內西河處昌呂翻　罷寧州入益州置南夷校尉以護之置寧州見七十九卷泰始七年考異曰地理志太康三年廢寧州置南夷校尉今從華陽國志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致仕尋卒考異曰晉春秋在七年

（十月令從本傳）戊辰以王渾爲尚書左僕射渾子濟爲侍中渾主者處事不當（尚書主者也處昌呂翻當丁浪翻）濟明法繩之（侍中管門下諸事故得繩以法）濟從兄佑素與濟不協（從才容翻）因毀濟不能容其父帝由是疏濟後坐事免官濟性豪侈帝謂侍中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名濟切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不讀曰否）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愧之（謂帝不能容齊王攸也爲于僞翻）他人能令親者踈臣不能令親者親（謂諫而不聽也）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嶠

洽之孫也和洽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青梁幽冀州旱　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庚子襄陽武侯王濬卒　是歲慕容删爲其下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宇文部亦鮮卑種其先有大人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爲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併以爲氏何氏姓苑曰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後以嘗草之功鮮卑呼草爲侯汾遂號爲侯汾氏後世通稱侯汾蓋音訛也代爲鮮卑單于　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軍討廆戰于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賢曰肥如今平州　廆衆大

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慮音閭

子弟走保沃沮沮千余翻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

劇陽子罷舒所爲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

考異曰舒遜位紀傳皆無年月本傳曰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按本傳又曰遜位之際人莫知者若今年正旦日食遜位至它年正旦乃送章綬不得云人無知者蓋止因今者正旦朝罷遂以災異遜位不復起耳

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

未果瓘言亦欲遜位與共論此事日復一日未果如言

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矣用論語顔淵之言　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于東夷校尉何龕帥讀曰率下同見贊遍翻見人謂見存之人也龕口含翻晉志曰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東夷校尉蓋亦帝所置治遼東　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魏晉之間方鎮各置督護領兵之官也沈持林翻　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騎奇寄翻　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秋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帥種落十萬餘口詣雍州降楊正衡曰莎素和翻帥讀曰率據晉書萎莎胡北狄種蓋亦匈奴類也杜佑曰晉史云北狄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内者有屠各萎莎羌渠賀賴等種種章

勇翻雍於用翻 九月戊寅扶風武王駿薨冬十一月壬子以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諸軍事泰宣帝弟馗之子也馗渠龜翻

是歲鮮卑拓跋悉鹿卒鹿一作祿弟綽立自泰始以來鮮卑慕容拓跋二部日以彊盛故史著其世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太廟殿陷九月改營太廟作者六萬人　是歲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帥衆落萬一千五百口來降魏既分塞內匈奴為五部矣自去年來匈奴帥種落來降者十有餘萬口史不言所以處之之地此必自塞外來北匈奴之種落也復扶又翻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比三年正旦日食帝尋晏駕晉以大亂天之示戒蓋昭昭矣　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郡國三十二大旱　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　地震

資治通鑑卷八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

謄錄監生臣梅　德